

師範叢書

教育的重要及其原理

南劉
尼朝
原陽
著譯

南尼原著
劉朝陽譯

師範
叢書

教

育

的

重要原理
及其根據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初版

民國廿一年國難後第一版
 九月印行

本書去售價一角
 (1.10.00)

師範叢書 教育的重要原理及其根據一冊

Education Its Data and

First Principles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T. Percy Nunn

譯述者 劉朝陽

校訂者 孫貴定

發行兼印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序

這本書是寫給兩種人讀的。給專門學生們，爲研究教育的理論和設施的小引；給一般注意社會如何會進步的大衆，使他們去反省那些必須得他們的同意而後能夠解決——如果有解決的時候——的更大的問題。當敘述這樣一個小引及採集這種反省的材料的時候，我覺得我所試做的正是別人從前常已做過的工作。不過知識和經驗時刻增多，時代的精神亦時刻變換，故常有再做——尤指能用明確的眼光來敘述教育的根據像這本書這樣——的餘地。簡言之，一個著作家重做一種工作原通行的，只是他重做的結果若仍沒有比別人更好的地方，那就得要向讀者道歉了。

在讀者附和一種議論之先，應問明白牠的大旨何在。我可以說，我的目的是再主張以發展個性爲教育的最高目的，同時對於這種目的所有不正當的批評和辯護都在反對之列。我相信，我們現在的文明若要在這少數專制和多數專制中間羣

固她的基礎，在教育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用清晰的頭腦和毅力來研究個性的原則。

我樂意地承認，我曾從倫敦大學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亞丹史 John

Adams 教授和孟卻斯脫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的斯密斯 Bompas Smith

教授這兩位同事得到許多有益的批評，並感謝我的朋友卡維拿大佐 Captain F.

A. Cavenagh 和海格 T. C. Hague 先生的幫忙，使我的論述弄成更為流利一點。

我還要感謝教育時報 Educational Times 的主筆許我刊用前幾年登在他們雜誌上關於遊戲的一篇文章，和數學新聞 Mathematical Gazette 的主筆許我刊用幾

段我在數學聯合會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主席的演說。

我是倫敦州議會 London County Council 的職員，依照章程必須聲明，凡用

我個人名義發表出來的意見，該議會完全不負責任。

F. P. Nunn 一九一〇年一月，倫敦。

教育的重要原理及其根據

目次

第一章	教育的目的	一
第二章	生命與個性	一五
第三章	生活的意志	三四
第四章	活着的過去	四七
第五章	創造素和保守素的關係	五八
第六章	慣例與儀式	八〇
第七章	遊戲	九四
第八章	教育裏的『遊戲的方法』	一二四
第九章	自然與教養	一四五
第十章	模仿	一六六

第十一章 本能……………一八二

第十二章 自我的生長……………一九六

第十三章 知識和動作的機官……………一二五

第十四章 知識的發展……………一五〇

第十五章 學校與個人……………二七八

教育的重要原理 及其根據

第一章 教育的目的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在一篇出名的緒言裏說，『不論那一種藝術都以求某種善爲目的。』我們要在這本書裏討論的教育自然也是一種藝術。所以很值得先問，牠的目的是求那一種善？

對於這個問題，正不少自以爲是的答案。一個人說，教育的目的形成品性；又一個人說，是完善的生活的預備；第三個人又說，是要在健全的身體裏面養成健全的心靈；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種目的好像都可以使人滿意的，直到更進一步來問，所要『形成』的是那一種品性，所謂『完善的生活』含有那幾種活動，所謂健全的心靈究竟有那幾種特證。那就知道，正如基汀 M. M. Keatinge 博士說的，他們所

謂爲教育求出一個普遍的目的，乃全是幻想。其主要原因，由於各人都可以在極廣的範圍裏面，隨自己的意思去解釋牠們。所以甲以爲善良的品性，在乙看去，不是可笑，就是荒謬；丙以爲完善的生活，在丁看去，乃是精神的死亡；戊所謂健全身體裏面的健全心靈，在己看去，乃是野蠻人的卑劣的心靈。一個犬儒學者 Cynic 發見了這種情形，將會說，我們所引來的這些格言，其真正用處只是用文字來掩飾教育的信仰和設施上面所有根本不能調和而且不可使大家知道的各種異點。

我們容易明白爲什麼會有這種不幸的異點。不論那一種教育的計畫終竟都是實用的哲學，處處須同生活接觸。所以不論那一種有明確的方針的教育目的，都同各種生活的理想有密切關係——生活的理想既極其紛紜錯雜，牠們的衝突就反照在教育的理論上面。例如『希臘人的人生觀』同清教徒 Puritan 的人生觀不能調和，所有從那兩方面來的教育的理想再也沒有調和的餘地。還有一層，不但任何文明的民族——甚至同種同國——決不能長此只有一種生活的理想，我們還須承認，就是名義上只有一種理想的民族中間，暗地裏總有許多罅隙，或懷疑反

對的人。那麼，教育家議論紛紜，和一般人的莫名其妙，還是可怪的現象嗎？

這種困難分明起源於人性的錯綜紛雜，尤起源於一種似非而是的情形。從一方面看起來，各個人好像飄流在各個海島上面，彼此中間隔着不可逾越的大海。例如你的心靈同我的心靈只能用間接的，粗笨的方法，靠我們的口唇所發出來的聲音和手指所印刷或寫就的文字來做交通的要道，其間始終沒有直接的接觸和靈通的聲氣；你永遠是你，我永遠是我。但從別方面看起來，人又好像完全是互相倚賴而生存的，這也是極真確的事實。我們初生，心是空的，正如身是赤裸的一樣；我們身上穿着從別的人手裏來的衣服，我們心裏亦裝着從別人心裏來的東西。沒有這些外來的東西，我們幾乎不能生存，而且一定是不成爲人了。

人們用哲學的眼光來討論生活問題的時候，往往偏重一方面。在歐洲宗教改革後諸思想家看起來，個人的生活不僅是自制的 *self-contained*，而且是自足的 *self-sufficient*；不過他們以爲，因爲完全聽命於自然的生活不僅是『孤零』而且是『窮困，汗穢，殘忍，拮据』的，所以人把他們自己組成一個社會。這種極端的個人

主義喚起一種反動；這種反動的理論到海格爾 Hegel 而達到極點。海格爾的學說完全把霍布斯 Hobbes 的次序顛倒過來了；社會不復是人的發明的子孫，卻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父母。牠包含在國家這個固定的形式裏面，已成為一個超人的實質 superpersonal entity，這是霍布斯所從未想到過的巨物；單個的生活只是這個實質裏面一種易於消滅的原素——只有能延長到一代的精神生活，就從這種精神生活發生個人的精神，私願及良心所有的真實。

這種相反的思潮正如普通的哲學思潮一樣，乃起源於當時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並對於這種情形及反照在這種情形上面的教育的設施一起一伏地發生劇烈的反應。對於前一層，讀者最好自己去請教歷史家去；海格爾的思潮的苦果，卻真是在他的眼前成熟，收穫了。將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的罪惡推到不論那一個哲學家的身上去，都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為我們剛纔講過，哲學家不過為當時大眾心裏所有不甚確定而又不可阻遏的激盪提出一個明確的形式和方向（註一）罷了。不過那一次大戰和海格爾的關係非常密切，總不可忽略過去。普魯士人狂妄地信仰

國家有絕對的價值，拚命地主張倫理的威權不能高出國家的威權，並且因此把教育制度——從小學到大學——完全看作用來灌輸這些觀念到全國人心裏進去的工具——這種妄想的主要源流就是海格爾的惟心論。

(註一)我們還須記牢，英國有一派高尚的思想家，如格冷 T. H. Green 開特派 The Cairds

勃拉特萊 F. H. Bradley 漢三閣 B. Bosanquet 哈登 Lord Haldane 瓊斯 Sir H. Jones 都會受到海格爾的影響。

現在教育家討論得最起勁的問題就是要否保留這種危險的學說，還是使人類屏棄這種學說，向更好的方向走去。自然我們再不能回到霍布斯的主義去了。崇拜他的主義同崇拜海格爾的一樣是危險的。謂社會上各種義務是由外力強迫人去做，並用『社會的契約』這個名義叫他領受去的，這種觀念早已失了世人的信仰。現在大家承認，這種義務乃起源於人的天性，並同他的生活息息相關。如果沒有社會的原素，就是最强的『自顧的 self-regarding』衝動也只能形成一個片斷的生活。離開社會的環境就是最特出的人格也了解不得，因為牠是在社會這種媒

質裏面生長起來的。沒有一個蘇羅（譯註）Thoreau 能够深深地隱居在森林裏面，使他的心完全同社會脫離關係。我們所需要的主義並不是否認這些事實，卻要一方面承認這些事實爲極關重要，一方面更須聲明個人的重要並且保障他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譯註）譯者按蘇羅 Henry David Thoreau 係美國詩人和生物學家，隱居在 Walden 著
有 Walden, Excursion 等書，生一八一七，死一八六二年。

我們要在這本書裏把這個主義提倡起來，並且使牠成爲一個穩健的教育政策的基礎。我們將始終抱定這種見解，以爲除非在各個男女的自由活動裏面，除非經過這些活動，人的世界將做不出什麼好的事體；我們主張教育的設施亦要照這個真理去做。這個見解並不否認或輕看一個人對於他人的責任；因爲照各人自己的天性去發展的生活，就是社會的生活，也就是『自顧的』生活。我們並不否認因習或紀律的價值，亦不否認宗教的影響。不過我們卻萬不能承認有所謂超個人的實質，而以單個的生活爲無關重要的原素。我們要說明，個人有無限的價值；他對於

他自己的命運實負有最後的責任；並且承認附隨這種說明的一切實用的系論。

回到前此講過的說話上去，我們還可以用別的方法來敘述這種見解。雖然各個人大都在別人的暗示上面建設他的理想，我們儘可好好地主張，各個人定有他自己的特別理想。我們說，在藝術上，不論那一種工作，例如一首詩，都有牠自己的理想，就是這個意思。一個承認他自己的創作衝動已經失敗的詩人終不會指出別一首詩來說，『那就是我所要做的詩。』他的理想是具體的，並且只能表現在他的詩裏。牠是他的工夫所不及做到的完善的成就；並不是別人所曾做到，或會做到的目標。我們因此知道，教育的目的如果含有什麼特別的生活理想在裏面，那目的就不能成為普遍的；因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理想。所謂教育的功效好像只限於使各個人得到各種條件——有了這種條件，個人最能充分發展，那就是說，使他能隨他的天性，對於這各色俱備的全人類的生活有盡量的，真實的，特別的貢獻；至於這種生活是什麼形式，那就只能讓各個人自己去做，因為這只能讓他就生活並用生活陶鑄出來。

我們將約略討論，這種見解是否同人類進化的事實相符；那就是說，這種見解是用自然的實地做基礎呢，抑僅是一個可愛的幻想。以下各章都是如此；同時又指出幾許結果來，並解釋幾許很容易發生的誤解。

上面已經講過，依照我們的主義，生活的理想好像沒有好和壞——應該加以鼓勵的個性的形式和應該加以壓制的個性的形式——的分別。那麼試問辦學校的人是否要用不偏不倚的同情心去培植一個帕斯托（譯註1）Emile Pasteur和一個布茹（譯註1）Cesare Borgia呢？我們回答說，一個孩子自己固然擔負最後的責任，但是別人並不因此就可以卸了對他應負的責任；一個教育家總不應該爲了一種壞的生活可以成就一首特致的好詩，就成全牠。有許多東西定要傷害心靈，正如輕炭淡酸定要傷害身體一樣。許多禁條都爲圍護生活而設，我們切不可使年輕的人看輕牠們。不過在這些禁條的樊籬裏面，他的活動仍有無限的自由。集合形形式的東西纔能成爲一個世界；各種東西各依牠自己的形式變成更好的東西，這個世界也就變成更富了。就在道德的法則是積極的而不僅是消極的地方，也有無

數服從的形式。所以有人說，汽車夫對於鄰人最能表示他的友愛的行爲就是常在路左行走。這是很顯明的，好的或沒有過失的行爲可以織成無限種生活的形式，我們決不能預先將牠們優美的原理寫成一個公式。

（譯註一）譯者按 Emile Pasteur 的出處，遍查不得，只得存闕。

（譯註二）譯者按布節是意大利的正主教和將校，生一四五七年，死一五〇七年。

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說，除非是必要，一個深思遠慮的教員總不會隨意把禁條的數目加多起來。一個新式的個性——思想和行爲的新式表現——究竟有益或有損於這個世界是很難預料的。我們常容易因為牠同我們守舊的偏見相反，就說牠是同美，真，善相反；這是致命傷。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知道世人常要去壓迫那後來爲人類極大寶藏的創作活動。我們應該記牢——做教員的人或更該記牢——這些『舊的，遠的，不幸的東西』常在很微細的事情裏面，或在很重大的事情裏面重復出見。現代的青年已經看到『未來派的油畫 futurists』破壞舊派的因習——因此到處受人譏笑，怒恨和咒罵。他們的先進應該還記得伐格納 Wagner 和

『將來的音樂 music of the future』出現的時候會發生過同樣的現象——又怎能使人相信！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婦女開始研究醫學，醫學竟因此而爲人所輕視，從那時代到現在究竟有多少長久了？事情確是如此的。所以做教員的人最好常把格馬利（註一）Gamaliel（譯註）的格言牢記在心裏，並要留心，不要同上帝發生衝突纔好。當他講到各種社會的義務的時候，尤須小心，不要使他的學生拘泥於一本陳腐的教科書。我們爲社會服務，方法極多，誰都不能預料或者決定，那一種是最好的方法。驟看起來，一個個性或者好像有妨害於社會的存在似的，但勇敢強毅的人把牠培植起來，或竟因此提高全社會的組織的道德。就是庸人，如能養成最完善，最真實的自我，也就最能爲社會服務。簡言之，社會並不要求各人都要一樣，卻要求——正像濮山閣博士說的——『他好好地承繼四周圍的境物和天賦的才能，並以使牠們有最好的用處爲職志。』

（註一）或者更須記牢弗蘭斯 Anatole France 的熱望：『人既是野獸進化來的，就得相信有一天人會進化，變成一種神異的東西。應該爲未來的天才祝福！——Le Jardin d'Épicure。』